

老树的记忆

(视觉中国)

■林文凯

家门口的老树已有百年之久,树冠大如屋盖,树纹深深留有岁月侵蚀的痕迹。树杈长了又长,长了又裁,依然茂密如初。家人在老树下的辛苦忙碌,老树记得清清楚楚。

老树记得常有一个老者,他是我父亲,坐在小凳上,弓着背,抽着老烟,专注地择菜,把完好鲜嫩的菜叶挑出来,破损的留下来养鸡鸭或喂猪。有一次,父亲挑回一堆蔬菜,有包菜、萝卜、生菜、芥菜等混杂在一起。我拿个小凳坐在他身边,爷俩一起择菜,精心地挑选分类。头顶的老树见证了父亲的生命轨迹。父亲高中毕业回到老家的中学代课一年多,后来到某镇茶厂帮忙做事,再后来追随一个茶老板,帮他收茶、烘茶;最后又回到家乡,开垦荒山,种茶种烟,把身心托付给这片温暖的土地。

父亲就像这棵历尽沧桑的老树,年轻时枝繁叶茂,英姿飒爽;中年遇到坎坷磨难后,省悟明了,把根须深扎脚下厚实的土地,才有如今结实的身板。坐在父亲身边,我很享受父亲的唠叨。“人到中年,不熬

夜,多锻炼,照顾身体,为以后有个好身体过渡铺垫。”“人生知己难得,有些人年轻时激情满怀情在利在,而年老时变成利在情在。”我点头赞同,记住了父亲的人生箴言,继续慢慢地择着菜。身旁的老树静默不语,深深的树纹记录着父亲的只言片语。

老树还记得我不眠的夜晚。我读大二那年,妹妹高中毕业,弟弟初中毕业,都要升入高一级学校读书。家庭负担明显重了,单靠家中茶叶、烟叶的收入供给三个孩子读书,远远不够。母亲为了多赚点钱添补家用,夜间会出去揽些碎煤块、挑砖块之类的重活干。依稀记得那晚奇热无比,白天烤热的大地似乎还在冒着热气,仅有一点风儿游丝般浮动,老树上隐隐传来鸟儿躁动的声音,撩拨着不眠之人心中的躁气。我特意拿张凉席铺在楼板上睡觉,轻掩着门,透点风,也等母亲回来。我静静地躺着,脑海里的星星数了千颗万颗,依旧难以入眠,往事一幕幕浮现。

那些年父亲外出打工,家里的农活往往是母亲一人完成。她独自

上山采茶叶,肩挑茶青到集市上交易;独自完成烟叶的种植、晾晒等农活。有时母亲刚采完西边山上的茶叶,还要马不停蹄地跑到东边的山上收集烟叶,其间来回的山路就有四五公里,母亲是如何忍下这一路的酸痛呢?我常感觉母亲身体结实,总有使不完的劲,从不叫苦喊累。现在想来,母亲的苦与累,已化作汗水泪水深藏心中,她的时间表里没有休息的安排。想着想着,我的眼角不禁润湿,靠墙斜躺着,迷迷糊糊打个盹。当我再次醒来,凭窗看到的是漆黑无边的夜,无情地剥夺了我的睡眠。四周幽深寂静,偶尔能听到老树上掉下一片片黄叶的窸窣声。夜已深,而母亲未归,我忐忑不安,久久地站立窗前凝望。黑夜里的老树显得特别高大结实,像一个慈祥的老者,忠实地站立老屋旁,守护着家人的三餐四季,风雨人生。

如今老树更老了,但它依然茁壮挺拔,枝叶繁茂。老树保佑着家人,带给家人温暖平安。老树的记忆也成了我的记忆,它还将默默地庇护家人,守望家园。

依依往事在心中

■赵晶

我的家乡在西南山区,山多树多,村落周围有梨树、花椒树、香椿树、桑树……可是我时常想起的不是它们,是家门口的两棵核桃树。硕果累累的时节,会有近邻趁早上天还未亮之时打核桃。核桃树下的我们也会摘到一些,用镰刀割开它厚厚的绿皮,砸开它的壳,里面的肉是白色的,鲜嫩可口。它的绿皮汁液浸透我的手心,久久难褪;它的味道也浸透在我心中,历久弥坚。刮风下雨,家人担心它倒了压着后面人家的房子,就找人把它砍了。那树木看着我们长大,没想到也还是不见了。离别就像诗人笔下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倒下,生活好像被装了加速器。

树倒飞鸟散,鱼亦赴北冥。那是我初中时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提回家的一条金鱼,全家人都在悉心照料它,给它换水、喂鱼粮,妹妹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漂亮的小草,也要

带回来放在鱼缸里……就这样养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死了。以前想起它的死很痛心,直到大学时看到教学楼窗外那一棵孤独的老树在万紫千红中显得那么悲凉,我才懂得了那一条金鱼在小小的鱼缸中活着的不易,鱼缸是它的世界,却盛不下它孤零零地转的悲伤。树上飞鸟树下鱼,空留人间长叹息。

数不完的聚散,数不完的遗憾。称得上遗憾的东西,总是不免令人痛心。就像人与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而产生的疏远或亲密之情,时常存在。不再联系,也许不是一定有某个原因,只是时光流逝,你我都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怕打扰,怕冒昧。这种想法应该是最为美好的,否则这背后原因,深究起来,总会让人费解甚至误解。在记忆长河中,你我彼此温暖过,或者某个瞬间给予对方一份温暖,此事无关风月,却同样难能可贵。缘聚缘散自有时,毋牵挂毋念。

张爱玲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我想是

把感情中不好的一面给放大了。这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也没有太美好。在想起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才回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太好的,太坏的事情都会很快过去,只留在记忆里。树倒了,鱼死了,人散了……这都成为让我们隐隐作痛的一部分,可时光流逝,那些不起眼的、不发光的时刻,却常常伴随着我们生活。这好像教会了我们,要做到举重若轻,宁静方可致远。有句话——眼前人是心上人,那么忆中人呢?或是紫霞仙子口中的意中人,或是有口角之争的人,或者只是食堂阿姨、门卫叔叔,擦肩而过的路人,又或者不过一草一木、一鱼一虾。如此种种,我们身上也会有他们的影子。有很多昨天都成为回忆,而我们活着,是伴随着记忆活着。

文人墨客伤春悲秋,敏感于季节,也沉浸于记忆。记忆承载着人、事、物,虚无缥缈却又如影随形,浮生若梦,记忆参半,不可不忆,不得不忆。

古城跫音

■连舒楷

古巷跫音阵阵,游人踏花翩翩。时隔多年,与同仁们再次报名泉州市文旅局组织的“古城徒步”,用脚步去感受宋元刺桐城的美好、丈量他的伟大。

回首过往,白驹过隙,也是时过境迁,自顾已是朱颜消瘦、两鬓先秋,与盛景如昨的故乡形成极大反差,愁绪一瞬,顷刻间却被这城的繁华所打散。

历年的徒步都非常热闹,可能是灵魂在此刻得到尽情释放;也可能是千年的古城借助世人的喧哗,昭示他的回归;更像是闽南人拼搏的热情,大声呐喊出盛世安居乐业的情感。

徒步的人们“贪婪”地欣赏古城的风,刺桐花的艳,巍然耸立的亭台楼阁,幽静深邃的小巷……举目皆是人山人海,漫无目的行走的我犹如沧海一粟,被淹没在这无边无际的“山海”中。或许这才是想要的效果,徒步的人们甘于渺小,这样才能衬托活动的盛大,显现这座城的气势恢宏。

晨曦的柔美,懒洋洋地摊开,洒在这座“精神矍铄”的老城;街市的繁华,伴随着高楼大厦蔓延至目光所不及处;游人喜悦的笑容,与风和日丽一同回应热闹的场景。此时,那股契合之情油然而生,好想跟古城、老街还有故人深躬作揖,轻轻道一声“久违”了。

喜静的我在这喧闹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嘈杂的声音,纠缠着我们,让我暂时心慌。但只一刻,就沉醉于徒步活动,这微妙的一刻早已打开我们烦心的枷锁,再也无暇去思考,而是专注于周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两次徒步的记忆,已随岁月匆匆流逝,没多少印象了,像极当年毕业时,着急逃离大学的青春,而今蓦然间才晓得那是我最向往的年华。我试图奋力去挽回、去回忆,却发现再也无法回到往昔,印象也益加模糊。或许这就是别人所说的缘,缘起而聚,缘去如烟消散难觅。或许我应该打开心结,世界本质是热闹的,也是安静的,当你释怀了,哪里都是宁静的吾乡。

抬眼凝望,温陵风采如旧,刺桐云霞满天。因活动与古城再次相遇,一路漫步,一路欢歌,分享了挚友幽默风趣的段子,感受了海丝起点的千载气息,品味了向海而进的人文底蕴,也在人声鼎沸的闹市中寻觅到内心的静谧。

刺桐城,吾乡,心安之所。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